

双十一狂欢背后的消费是如何制造出来的

□ 李佳慧

24日晚8点,淘宝平台迎来了第一波大规模“双十一”购物节活动。让人惊讶的是,这不是才十月吗?事实上,从2009年淘宝在“光棍节”进行购物促销活动至今,“双十一”已被彻底打造成一个网购节日,成为了一个大IP。

十多年过去了,“双十一”的网购狂欢虽然有呈现疲态的趋势,但每年网民的消费欲望依然会被商家、平台、直播、广告等多个渠道和多种手段调动、激发出来,甚至可以说,双十一的狂欢消费是各方共谋下被制造出来的。

相较于普通的购物促销,“双十一”这种购物节延伸了一般的购物概念,通过各种各样的营销活动打造了一场传播的仪式,让许多人被环境所影响,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。法国学者安东尼·加卢佐的《制造消费者:消费主义全球史》一书中提出,我们的需求是可以被制造的。因此,自媒体为了打广告说出一些惊悚世俗的言论,商家运用各式各样的营销手段制造热点,促使大众追逐热点,宣扬个性主义的符号,社交媒体加剧符号的传播,导致当热门的产品出现时,许多人为之心动,从众心理与求异心理同时促使一个人完成消费。

网络购物的高体验和便利性重构了当下消费者从购物念头、欲望到购买行为的转换时间、机率、频次,互联网的可供性更是让购买行为在一瞬间就可以下单。一方面人们消费动机、消费习惯的相关数据很易于被网

络算法捕捉到,冲动性消费都会被包装成理性消费;另一方面,无处不在的网络消费入口包围着长期使用手机的每一个人,以至于一些人将网购变成一种消遣模式,只要是空闲时间,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便拿出手机刷平台,哪怕不想买点什么,也总会看到喜欢的产品。特别是社交平台上,抖音、小红书等都开辟了自己的购物板块,平台的连通性、链接跳转的应用使得许多App的最终归宿都是淘宝。

社交平台作为中介方,本应在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商家利益之间寻求平衡,理性引导消费,但现实是平台在某些时候却成了消费主义推行的“帮凶”“元凶”,正是他们的广告精准推荐、商品算法下的算计诱导了消费者深陷消费泥潭而无法自拔。信息平台不断地把双十一广告置顶,社交平台把消费者的购买体验不断推介,搜索平台把网购搜索结果排在第一位,客户端平台把消费攻略频繁推送,这些操作手法让消费者无法逃出消费的包围圈。

当然,人的心理、人性之根本也在消费制造中被看中,被挖掘。一般情况下,一个人在消费的时候都会衡量自己的能力,进而做出理性的行为,但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洪流中,在一次次的消费狂欢中,面对铺天盖地的消费信息轰炸,面对纷繁而又多种诱惑的外部物质世界,人又怎么能抵抗理智和自律呢?

更甚者,考虑到一些网民的消费能力,一种虚拟商品

的购物消费被商家挖掘后在网络中流行了起来。用户可以将品牌的彩妆通过p图的模式完成化妆,可以将一些品牌的珠宝首饰、汽车衣服放到自己的身上,在“不是真货买不起,而是电子更有性价比”的口号下,让网民零成本享受奢侈品,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不真实的、虚假的,但消费却真实存在,甚至还赢得许多网友支持的声音。

种种被制造出来的消费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:好像永远都买不够,但其实购买了很多无用的东西,好像能有收取快递的一瞬间满足,但短暂的满足后是商品永久的闲置。

双十一的网购狂欢是否还将继续下去,无从知晓,但被制造出的消费能否长久需要切实关注。在营销手段层出不穷,信息爆炸的网络环境里,我们需要问一句,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消费,互联网应该怎样引导网民消费。身为消费者,理性地思考,理智地选择,平衡现实与欲望,让自己更坦然面对消费,不被促销的话术所裹挟,不为不能达成的消费而痛苦,或许这样,我们才能逃离消费陷阱,缓解消费焦虑。

点睛

道在日新,艺亦须日新,新者生机也。每周一谈媒介新变,用敏捷的眼光捕捉,用朴实的文字表达。本期内容将探讨“双十一”狂欢背后的消费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。

A一周声音

■雾炮车在固定区域昼夜喷洒 司机:这有一个大气监测的国控点

日前,江苏泰州被曝,每天都有两台以上的雾炮车昼夜不停集中在某一路段喷洒。有涉事司机透露,相应路段有一个大气监测的国控点,“为确保监测数据达标,他们被要求每天在此集中喷洒作业”。此事曝光后,当地生态环境局与城投公司对雾炮车管理权限问题各执一词。

(10月22日 江苏新闻)

微评:如果没有影响市民出行的潮湿和影响市民休息的噪音,类似的雾炮车在固定区域昼夜喷洒的行为,会不会获得关注呢?或者说,如果并没有人因此直接利益受损,这件事大约不过只有路过的人感叹一句——噢,这里的雾炮车好奇怪,一直在一个地方喷。

然而,如此使用雾炮车,结果无疑是干扰了国控点的污染监测数据。类似显然会造成环保数据失真的行为,居然因为扰民被关注,可见对于公然干扰环境监测的违法行为,有必要加大问责力度。

■大连马拉松选手冲刺阶段被赛事车阻挡

近日,在大连马拉松比赛中,中国选手尹顺金在最后冲刺阶段被一辆引导车挡住去路,被迫绕行,此事引发热议。尹顺金回应称,当时很惊讶,赛后肯定也有失落和遗憾。他认为应该是主办方调度失误,并非故意为之,他也不希望这是一个蓄谋的故意行为”。尹顺金表示自己和大家一样,“期待官方能够给到一个调查和说明”。据此前报道,大连体育局已介入调查。

(10月20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微评:在马拉松比赛中,将引导车挡在冲刺的运动员身前,即便不是故意的,也会显得这项赛事办得很不专业。类似的“不专业”行为包括但不限于——在选手冲刺阶段递国旗、选手在冲过终点线时被两名拉线员用横幅阻挡、选手无法领取完赛奖牌和物资……简直就是跟闹着玩似的。

以常理推之,如今我国这么多马拉松赛事,应该诞生不少知名马拉松运动员了吧?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?正如尹顺金所说,作为一名“二十多年的马拉松选手”“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么多关注”,如果不是此次“事故”,鲜有媒体将焦点放在运动员身上——这在那些非常有影响力的赛事举办时,是绝不会出现的状况——是的,一项竞技体育赛事,专业性影响力通常是正向相关的,主办方在谋划“城市营销”时或许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吧。

■中国最大罗威纳犬舍遭质疑

近日,四川崇州市一只未牵绳的黑色罗威纳犬突然袭击、撕咬一名两岁女童。因为此事,中国最大的罗威纳繁殖基地遭到众多网友的攻击。不少人留言称“买回来咬死我吗?”“禁犬还有犬业了?”

(10月19日 九派新闻)

微评:无数事实说明,“狗患”,说到底就是“人祸”。一条狗,再凶狠,没有不负责任的养犬人将它放出来,伤害不到任何人。

想要悲剧不再上演,与其寄望于全世界的养犬人都有极高的文明素养,不如指望各地关于养犬的相关法规都能被执行好,后者的实现显然更容易一些。

何飞 点评

“打开电视就能看节目”应成为样板

□ 刘天放

A大珠小珠 @上海的老年朋友,电视开机后可以直看节目啦!近日,有线电视、上海IPTV全平台完成整体升级,许多上海人发现,电视开机后直接就能看节目了。开机就能直接播放电视直播频道,去繁从简,回到“以前的样子”。

对于不同家庭成员的收看习惯,新系统还提供了不同的开机界面模式。既可以为家中老人设置默认开机直接全屏看直播,也可以设置默认进入交互主页,选择自己想要收看的节目内容。至此,上海电视用户基本实现开机即进入全屏电视频道直播。这样的消息令人欣慰,看来,只要坚持为民服务的理念,打开电视就能看节目,并非想象的那么难。

近年来,智能化、数字化技术突飞猛进,智能电视也走进了千家万户,但随之而来的操作也变得越变越复杂。别说是智能化大都不熟悉的老年群体,就连一些年轻人对智能电视的操作问题也是费尽脑筋,因为不知道如何找想看的内容。有智能电视用户做过统计,打开电视机后,要想最终进入频道收看节目,最多操作可达十几步!

于是,吐槽“看电视太麻烦”,对于“一键直达”的呼声越来越高。从今年8月起,多部门联合开展电视“套娃”收费和操作复杂问题治理,将其“作为一项政治工程、民心工程和系统工程”推进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预计,到今年年底,全国80%的有线电视用户,85%的IPTV用户可以实现开机就看电视直播频道。

如今是智能化时代,但“智能化”并不等于“复杂化”。打开电视就能收看节目,与智能电视本该是“和谐友好关系”,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。提高用户的体验感,也是智能电视本该有的一项功能。智能电视绝不能披着“智能”外衣,暗地里却干着给用户添堵的事情,而是应该“急用户之所急”,使用户收看节目时容易上手才行。

而上海此举,就令人眼前一亮,可视为“打开电视就能看节目”的破冰之举,应成为样板。毫无疑问,这是一个惠民之举,必将使用户更满意,也该是电视“本该有的样子”。只有让用户更满意,智能电视才能充分发挥“智能”作用,也才能使电视具有的公共服务功能发挥出最大功效。

A画中有话



“不准用相机拍照”

漫画/王铎

10月17日,陈先生和多名摄影爱好者带着客户前往贵州黄果树景区拍照,当他们来到黄果树瀑布观景台拍照时,突然遭遇几位手持相机的阿姨阻拦,表示他们用相机拍照的话会抢走生意,“你们即便要拍照,也只能用手机”。对此,10月18日,贵州“黄果树景区”官微通报调查处置情况,与游客发生争执并阻止拍照的人员为景区内摄影经营户。对涉及的摄影经营户进行批评教育并作出停业整顿处理,同时对景区内摄影等业态开展专项整治。

(据2023年10月19日 新京报 报道)

别让毕业生继续苦于“第一学历”歧视

□ 付彪

多位2024届应届毕业生称,在最近的求职过程中遭遇第一学历歧视。一些企业不招录“本科双非”(非985和211院校)毕业的学生。面试时有HR得知求职者为“本科双非”毕业生后,匆匆结束面试。多位专家指出,招聘毕业生时看第一学历,损害就业者的公平就业权,容易造成人力资源错配,给用人单位带来潜在损失。(10月20日《法治日报》)

高校毕业生求职苦于“第一学历”歧视久矣。早在2018年,白岩松就曾感言:“我到一些非‘双一流’高校,跟学生交流的时候,他们的不自信和自卑给我造成的刺激是很强的。”这种不自信很大程度上源于用人单位在招聘毕业生时看重第一学历。时至今日,这种现象仍较普遍,社交平台上有关讨论也很多。“第一学历是永远的伤吗”“上午向HR申请offer,下午被HR电话告知只收‘双一流’高校毕业生”“第一学历不好,就像留了案底”……

实际上,“第一学历”本身就是个伪概念。2021年9月,教育部在其官网上答复网友提出的“第一学历”问题,明确表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“第一学历”概念。有关部门也强调,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,不得将毕业院校、国(境)外学习经历、学习方式(全日制和非全日制)作为限制性条件。但一些用人单位依然存在看重第一学历的问题,很多普通院校大学生即便通过考上名校,也无法改变学历歧视的命运。

第一学历反映的仅仅是求职者的学习经历,不等同于业务能力。应当看到,不同地域、不同家庭背景等可能会影响高考成绩,读什么样的大学未必完全是其能力的

体现。譬如,一些语言、财经、政法类院校,有的虽是“双非”,但专业实力往往接近甚至不输名校,如果只看“名气”,显然有失公允。2021年,华为两百万年薪招聘的“天才少年”张紫,第一学历就是二本,如果华为存在第一学历歧视,“天才少年”也很难有一展才华的余地。

目前,我国劳动法律尚没有明确列举包括第一学历歧视在内的学历歧视,原则性的规定难以应对各种就业歧视现象,这为用人单位的第一学历歧视行为留出了“空子”。当前,劳动力市场已由昔日的“卖方市场”过渡至“买方市场”,激烈的就业竞争加剧了学历歧视。

不让求职者继续苦于“第一学历”歧视,需要通过法律的完善筑起制度堤坝,于有关部门而言,要让法律“长出牙齿”,对用人单位招聘是否遵循就业公平原则加强监管,对存在第一学历歧视的用人单位该诫勉的诫勉、该处罚的处罚,并将其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示,警示用人单位重视高校毕业生的平等就业权,进一步优化就业环境。

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“唯名校”“唯学历”的用人导向,大力营造公平就业的氛围,保护求职者平等参与就业竞争的权利,为消除学历歧视做出表率。



实施长江“十年禁渔” 坚决做到“四清四无”